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肖帆、倪冬译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QUANQIU ERTONG WENXUE DIANCANG SHUXI

小妇人（下）

感悟生活，向往自由，追逐理想的四姐妹成长之路
都曾经、正在或将要发生在每一个女孩身上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小妇人 (下)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肖帆 倪冬/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妇人. 下/(美) 奥尔科特著; 肖帆, 倪冬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2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升级版. 第2辑)

ISBN 978-7-5562-1828-8

I. ①小… II. ①奥… ②肖… ③倪…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7381号

XIAO FUREN(XIA)

小妇人(下)

责任编辑: 吴双英 聂欣

装帧设计: 缪惟 罗俊南 陈筠

插图绘制: 萤之间工作室 暗熙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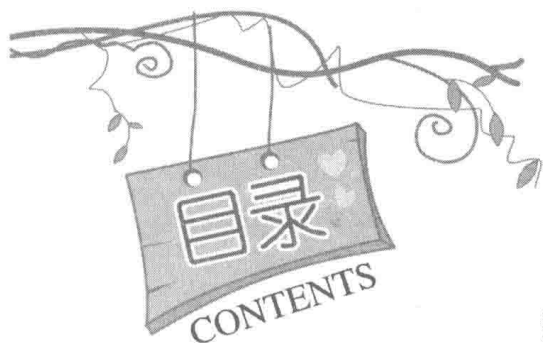
印张: 13.25

版次: 2016年2月第2版 印次: 2016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第24章 闲谈	001
	第25章 第一个婚礼	019
	第26章 初试艺术	030
	第27章 文学课	046
	第28章 家务经验	058
	第29章 出访	081
	第30章 后果	100

	第31章	海外来信	118
	第32章	温柔的烦恼	134
	第33章	乔的日记	153
	第34章	朋友	173
	第35章	心碎	196
	第36章	贝思的秘密	213
	第37章	新印象	222
	第38章	束之高阁	240
	第39章	懒散的劳里	259
	第40章	死荫的幽谷	281
	第41章	学着遗忘	291
	第42章	孤单	309
	第43章	惊喜	322
	第44章	我的夫君和太太	347

	第45章 黛西和德米	356
---	------------------	-----

	第46章 在雨伞下	366
---	-----------------	-----

	第47章 收获季节	389
---	-----------------	-----

	阅读指导	406
---	------------	-----

第24章

闲谈

为了重新开始，自由自在地去参加梅格的婚礼，我们还是先闲聊一些马奇家的事情比较好。要是读者中有些年长之人说故事里有太多“谈情说爱”的事情了，我担心他们会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担心年轻人会提出这样的意见），那么请允许我用马奇夫人的话来搪塞：“我家有四个如此可爱的姑娘，那边还有一个年轻活跃的邻居，还能指望写些什么呢？”

三年过去了，这个安宁的家庭没有什么大变化。战争结束后，马奇先生平安回到家里，埋头致力于他的书本和小教区的事务，他的本性和优雅风度无一不显示出他天生就是一个牧师——一个沉静、认真的男人，满腹经纶，充满比知识更多的智慧，视全人类为“兄弟”的慈善之心，性格中融合的虔诚，都让他显得既威严又亲切。

尽管贫穷和正直的个性没有让他得到更多世俗的功

利，但这些品质为他引来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人，犹如香草吸引蜜蜂一样自然。而他给予他们的是从五十年的艰辛生涯中提炼出来的最为甜美的蜜汁。热情的年轻人发现，这位两鬓斑白的学者，内心其实和他们一样年轻；有心事的或者是被烦恼困扰的女性，都本能地向他倾诉她们的猜忌和忧愁，她们坚信能从他这儿得到最为温和的同情，以及最为明智的建议；犯错的人们，向这位心无杂念的老人述说他们的罪过；自命不凡的人，隐约感到他比自己有着更为崇高的抱负；即使是凡夫俗子也承认，他的信仰美而真，虽然“这些都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在外人看来，似乎是这五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在控制这个家庭，可事实上，这个往往只顾泡在书堆中的沉静学者，却是一家之主，是这个家庭的良知、支柱和安慰者，因为在家里，那些繁忙、焦躁的女人们遇到困境时，总是找到他，对充当着丈夫和父亲角色的他深信不疑。

姑娘们把心交给妈妈保管，把灵魂交给爸爸，对为了她们的生活而踏实劳动的父母，她们的爱也随着她们一天天的成长而与日俱增，这条赐福人生并超越死亡的甜蜜纽带，将他们紧紧绑在了一起。

马奇夫人虽然比我们上次看到时要衰老多了，可仍然是活跃愉快，精神矍铄。现在她一心放在梅格的婚事上，以至于挤满受伤的“男孩子们”和士兵的未亡人的





医院和收容所，不得不想念这位有如母亲般慈爱的传教者了。

约翰·布鲁克充满男子气概地上前线服了一年兵役，受了伤，被送回家，不让他再回到前线。他的领章上既没有加星也没有加杠，可他问心无愧，绚烂开放的生命和爱情之花是如此可贵，而他冒着失去这一切的风险，毅然选择了参军。他完美地卸下了义务的包袱，专心致志地恢复身体，准备经商，为梅格挣钱买房。他判断力强，个性独立，因此他拒绝了劳伦斯先生的慷慨相助，而是接受了簿记员的职位，觉得从老老实实在地赚取一份薪水来创业，要比冒借贷的风险更让人心安理得。

梅格在工作和等待中度过时光，越来越具有女性的气质，也越来越善于打理家务，人也出落得更加漂亮了，因为爱情是最佳的美容品。她满怀少女的抱负和希冀，同时又对不得不以低微的方式开始新生活感到些许失望。内德·莫法特刚刚和莎莉·加德纳结了婚，梅格总是不自觉地拿他们豪华的房子、马车，大量的礼品以及奢华的装备跟自己比较，心中暗自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但当她一想到约翰为了迎娶她而付出的挚爱和辛劳时，所有的妒忌和不满就立即烟消云散了，而且每次他们双双坐在夜幕之中，讨论他们的小计划时，未来就似乎变得特别美好和明亮起来，莎莉的辉煌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梅格觉得自己就是这基督世界里最最富有、最最幸福的





姑娘。

乔再也没有回到马奇婶婶那里，因为老太太特别喜欢艾美，她为了讨好艾美，提出要找当今最好的老师来教她画画，这样，艾美便得去服侍那个难以伺候的老太太。于是她上午完成任务，下午则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乐趣，做到两不误。同时乔全心投入到她的文学和贝思身上，贝思患猩红热虽然已成往事，但她的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十分虚弱。她虽然没病，但却不再是以前那个健康的面色红润的小姑娘了，然而她依然是那样满怀希望，快乐平静，并默默地忙碌着她喜欢的事情，她是每一个人的朋友，是家里的天使，这在很早以前，那些深爱她的人就知道了。

只要《展翼鹰》为她称之为“废话”的故事支付一专栏一美元的稿酬，乔就觉得自己是个有收入的女人。她坚持不懈地编造着她的小传奇，但她繁忙的头脑和雄心勃勃的思想里却酝酿着伟大的计划，顶楼上的废旧壁橱里堆满了她墨渍斑斑的手稿，并且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将来有一天它们会使马奇的姓载入史册。

劳里为了让爷爷高兴，顺从地去上了大学，现在他正用尽可能轻松的方式来完成学业，并使自己不会失去快乐。由于他常常仗义疏财，举止礼貌优雅，天赋又高，并且经常在帮助别人脱困之时把自己陷进去，因此他广受欢迎，站在被骄纵的边缘。而且和许多有出息的年轻

人一样，如果不是拥有一个辟邪的护身符，说不定就真的如此了。这就是他始终铭记着有位慈祥的老人和他的成功紧紧相系，还有位如母亲般慈爱的朋友，照顾着他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最后，但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就是，他知道那四个天真的姑娘们都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崇拜着他，信赖着他。

劳里也不过是个“愉快的性情中人”，他当然也嬉笑玩闹，打情骂俏，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随波逐流，感情用事，喜欢体育运动，紧跟大学中的流行时尚，戏弄人也被人戏弄，言行无忌，不止一次差点被停学和开除。但由于劳里的这些恶作剧都起因于热情高昂或者喜欢玩闹，再加上他也总是能够坦白地认错，体面地悔过，或者靠他不可抵抗的完美的雄辩口才，他总能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救下自己。事实上，他为自己每次都能侥幸脱险而自鸣得意，喜欢跟易受感动的姑娘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成功地打败了愤怒不已的导师、高贵尊严的教授以及如何征服自己的对手。“我们班的男生”在女孩们眼里都是英雄，她们对“我们自己人”的事迹总是百听不厌，而且劳里常常带这些女孩回家，无比荣幸地得到这些伟人们的恩宠。

艾美特别享受这项殊荣，她开始成为这个圈子的美人儿，因为这位小姐很早便意识到，并学着去施展她所拥有的魅力天赋。梅格则过于关注于她和她的约翰，



而根本不再注意到其他男人。贝思却太害羞，连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她诧异于艾美竟能如此支使他们。乔却感到得心应手，她发现自己很难不去模仿那些绅士的姿态和言行举止，对她来说，这些似乎要比上流社会为年轻小姐定的那些礼仪和惯例自然多了。男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乔，但都不会爱上她，虽然只有极少数能够不在艾美的石榴裙下充满柔情地献殷勤。说到柔情，我们便被很自然地带到“鸽房”。

这是布鲁克先生为梅格准备的一座小小的棕色房子。劳里给它命名，说非常适合这对温柔的情人，他们“就像一对斑鸠似的一起生活，先是亲嘴儿，再叽叽喳喳讲情话”。这是座小房子，后面有一个小花园，前面有块手帕般大小的草坪。梅格打算在这里建个喷水池，种点小树，还要有许多可爱的花儿。虽然现在喷水池由一个日久浸蚀了的水瓮代替，就好像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处溅水的大盆子，所谓的灌木丛也不过就是几株还不知是生是死的落叶松幼苗，而且种花的地方也只是插了些木棍以标志哪里已经撒下花籽。但是房子里面却装修得十分迷人，从顶楼到地窖都令这个幸福的新娘无可挑剔。可走廊实在太窄了，幸好他们还没有钢琴，因为根本就没办法把整架钢琴弄进去。餐厅也太小，最多只能挤下六个人，厨房的楼梯口似乎是专门建来作煤箱的，仆人和乱七八糟的瓷器都归置在这里。但是除了这些小瑕疵，一旦习

惯了，就会觉得这儿已经布置得十分完美了，因为屋里的家具装潢都显现出独特的见地和别样的品位，因此结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屋里没有大理石面的桌子，没有长长的穿衣镜，小客厅里也没有蕾丝窗帘，反而是摆放了些简单的家具，大量的书籍，一两幅漂亮的图画，凸窗上摆着插花，而且四处放着朋友们送的漂亮礼物，是为他们带来爱的信息的最美好的礼物。

劳里送的礼物是一尊帕罗斯大理石的爱神雕像，约翰将它的支架弄丢了，但我想这完全不影响它本身的美；极富艺术灵感的艾美为他们做了朴素的棉布窗帘，要比任何一家家具装潢商提供的织物都雅致；乔和妈妈在收拾梅格仅有的几个箱子、桶和包袱时，也装进了她们最美的祝愿、愉快的话语和幸福的希望，任何一个储藏室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祝福了，而且我敢确信，要不是罕娜把厨房里的锅锅碗碗收拾了十几次，并做好了生火的准备，“布鲁克太太”回来时一定不可能发现这间崭新的厨房是如此舒适和整洁。我还怀疑别的年轻主妇在刚开始新生活时会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掸子、架子和布袋，因为贝思为她准备了足可以用到银婚之日的东西，她甚至还发明了三种不同的抹布，专门用来擦拭新娘的瓷器。

那些雇人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们，不可能了解他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日常的家务都因为是他们用爱的双手一件一件做好的而变得优美，梅格发现她的小巢里所有的



一切，都可以证明这点，从厨房的擀面棒到客厅里桌子上摆放的银花瓶，都体现了意味深长的家庭之爱和温柔细致的考虑。

他们一起商量计划，一起购置嫁妆，那是多么幸福而庄严的时光啊！他们犯了多少让人忍俊不禁的小错误，劳里买来的那些便宜货是怎样引起了阵阵捧腹大笑。虽然这位年轻人已经快大学毕业了，但就是因为爱开玩笑，让他看起来仍然孩子气十足。他最近突发奇想，每周来访时，都为年轻的主妇带来些新奇有用的东西。先是一个不一般的晾衣架，接着又是一个奇妙的肉豆蔻磨碎机，结果第一次用就散了架，还有一个刀具清洁器，结果把所有刀具都弄脏了。要不他就带一个除尘器，能扫干净地毯的毛绒，却留下污垢，或是可以省力却洗掉人皮肤的肥皂，还有除了上当的买主的手指，什么也粘不住的牢固胶，以及各种洋铁工艺品，从放零钱的娃娃存钱罐到可以利用蒸汽洗涤物品，却可能在洗涤过程中爆炸的奇妙汽锅。

没有办法，梅格只得求他就此打住，约翰则笑话他，称他为“Toodles先生”。可他正对此狂热地着魔，非要赞助美国佬，看着他的朋友家被这些稀奇古怪的新设计布置起来。所以每个星期都有荒谬可笑的事情发生。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包括艾美为不同的房间配的不同颜色的肥皂，还有贝思为第一顿饭布置的餐桌。

“你满意吗？看起来像家吧，你觉得自己在这儿会幸福吗？”马奇夫人问，母女俩正手挽手在这新王国里进进出出，此时她们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贴得更紧了。

“是的，妈妈，我十分满意，谢谢你们大家，我是如此幸福，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梅格回答，投以远胜过言语的眼神。

“要是有一两个仆人就好了。”艾美说道，从客厅里走出来，她正在那里斟酌墨丘利铜像是放在古董架上好还是放在壁炉台上好。

“妈妈已经和我谈过这事了，我决定先试试她的方法。也没多少事要做，再说还有洛蒂可以帮我干活，忙这忙那，我只要找点事来做，不让自己变得懒惰和想家就可以了。”梅格平静地说。

“莎莉·莫法特有四个仆人。”艾美开口说。

“要是梅格有四个，家里就没法住了，这样先生和夫人只能到屋外花园里扎营了。”乔打断艾美，她系着一条大大的蓝色围裙，正准备最后擦擦门把手。

“莎莉可不是穷人的妻子，她众多的女仆也与她的豪宅一致。梅格和约翰起点低，但我觉得他们住小房子也会和住大房子一样幸福。像梅格这样的年轻姑娘，若是每天只知道穿漂亮衣服，对人颐指气使，或闲聊而什么事情也不做，那才叫巨大的错误。我刚结婚的时候，就老盼着我的新衣服磨破或穿烂呢，这样我就可以缝缝补



补，自得其乐了，因为我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做刺绣，或摆弄口袋里的手绢。”马奇夫人说。

“为什么你不去厨房瞎忙活呢？莎莉说她就是这样打发时间并乐在其中，虽然每次都做不出什么来，仆人也老嘲笑她。”梅格说。

“我后来是这么做的，但不是‘瞎忙活’，而是认真向罕娜学习该怎么做，这样我的仆人也不至于笑我。那时只是玩玩，但当我一度雇不起仆人的时候，我不仅有决心，而且也有能力为我的小姑娘们做出有益健康的食物，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欣慰。你是从另一头开始的，梅格，我亲爱的，但你现在所学的东西，肯定会渐渐派上用场，等约翰富裕了，作为家里的女主人，不管是多么显赫，如果她希望被人全心全意忠诚伺候的话，她一定要知道这些活儿应该怎么做。”

“是的，妈妈，我肯定会这样。”梅格说着，她恭恭敬敬地听着这小小的教诲，因为多数女人们都热衷于滔滔不绝地探讨最吸引她们的如何管家的话题。“你知道吗，这小房子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间了。”一会儿过后，她们上了楼，梅格看着她装满亚麻织品的衣橱说道。

贝思正在那儿，她将那些雪纺品平整地摆放在架子上，并为她这些漂亮的摆设欢呼雀跃。三个人都因梅格说喜欢亚麻衣橱而笑了。你知道，马奇婶婶曾经说过要是梅格和“那个布鲁克”结婚的话，就得不到她一分钱。